

閩南語散文組社會組第一名

Niá-puat-á 欉

鹽埕埔彼間舊厝已經賣人矣。新的買主按算欲共舊厝拆掉,重起新的。種佇厝後埕邊彼欉老 puat-á 樹,橫直早就已經 lian-lian 半小死矣,tsit-má到了新主人手裡,免想嘛知影,一定會予人規欉括根,順紲共剉掉。

講著舊厝彼欉土 puat-á 欉,佇阮兜,尤其是對阮這幾个兄弟仔來講,除了彼幾年,攏毋免出去買,就有家己種的 niá-puat-á 通挽來食以外,其實較值得懷念的,是一寡阮囡仔時代 peh 樹欉 tshit- 坦的感情往事。Tsit-má 知影,niá-puat-á 咧欲綴舊厝改建時做伙予人剉掉,阮煞會愈數念這樣早就無 puat-á 通食的 niá-puat-á 樹。一寡舊記持,嘛攏親像古早電影按呢,一幕一幕,koh 再浮現佇阮的目睭前.....。

彼欉 niá-puat-á,是阮阿爸少年的時陣親手栽的。

戰後彼段期間,臺灣開始進入另外一个新改變的階段,真濟物資攏相當欠缺。一寡和民生重要物資較有關係的行業,比如糧食、建材、電器類,也就是近年所講的家電業,佇彼幾年的臺灣社會,普遍攏較受著民眾的需求。阿爸佇鹽埕埔大菜市的外店舖區開的彼間電器行,地點算是相當食市,加上阿爸差不多規年攏無休的拍拚精神,致使伊電器行的生意攏保持bē-bái。阿爸電器行的主顧客,有真濟攏是逐日透早就來菜市買菜的『oo-bá-sáng』;in不時攏會順紲買一粒電池,抑是買兩寸仔『hiu-juh』」。所以,阮阿爸比別人 koh 較早開店,生意自然就比附近的同行較好。原本阮稅厝符的彼間二樓厝,無偌久,阮阿爸就共買落來矣。

兩層樓待家厝的樓跤,頭前是亭仔跤,後壁埕有一間浴間仔。阮阿爸去橋仔頭共舅公討 niá-puat-á 栽轉來了後,就共栽仔種踮後壁埕浴間外的圍牆邊。Niá-puat-á 栽咧大真緊,會記得,我讀小學都猶未畢業咧,彼 niá-puat-á 樹欉就已經有兩層樓懸矣。

鹽埕埔的西爿,過哈瑪星鐵路就是鼓山區佮壽山;東爿沿愛河,南爿

倚高雄港;自日本時代以來就是高雄市上鬧熱的市區。印象中,鹽埕埔除了人濟、商店濟以外,佇市街、路邊會當看著的樹木真少。阮讀小學的時代,鹽埕國校因為早前是曝鹽的「鹽埕」,塗質較鹹,運動埕的塗跤不時攏猶會浮現白白的鹽 siûnn。除了圍牆邊有幾欉仔麻黃樹以外,校園內足少看著花草會當正常生長。若欲接近植物,kan-na 沿愛河邊彼片長條型的綠帶,有較濟樹木、花草,勉強會使算是全鹽埕區唯一,略仔較有規模的公園。

若和草地所在比起來,蹛佇高雄市,尤其是鹽埕埔這个商業區,會當佇待家厝前後有一樣家已種的樹仔,就已經算是相當難得矣。我讀初中的時,有對高雄縣,甚至屏東來的同學,聽著我咧品講厝後有一樣 niápuat-á 樹,in 攏笑我是「都市 sông」,kan-na 有一樣樹仔爾,也敢品予人聽?其實我定定去橋仔頭舅公 in 兜 tshit- 迌,嘛明知影草地所在是樹仔比厝較濟,拄好和阮都市顛倒反。毋過,都市囡仔看樹仔較希罕,這是環境的事實;予人笑「都市 sông」,我嘛只好笑笑,隨在 in 去講。

其實,我對樹木會有較珍惜的心態,毋是單純因為蹛佇都市,較欠缺的環境因素;嘛毋是為著啥物環保、愛地球的偉大理念;顛倒是佮阮兄弟仔成長過程的感情往事較有關係。以阮兜的 niá-puat-á 來講,佇阮彼幾个兄弟仔十幾歲的少年囡仔時代,彼欉 niá-puat-á 不只是一樣果子樹;伊是做伙蹛佇阮兜,用性命陪阮成長,陪阮大漢的 tshit- 退伴;伊嘛若像是阮厝內,另外一个較特別的兄弟仔。

阮爸母總共生阮三个查某囝佮五个後生。對頭前兩个阿姊 koh 落來,一直到我,相連紲生四个攏是查埔的,煞尾才 koh 接一个小妹佮屘仔小弟。阮兄弟姊妹,平均相差兩歲。對大兄到我,因為攏是查埔囡仔,自細漢無論生活、讀冊、tshit- 退,攏足親近,自然就有較濟共同的回憶往事;尤其是佇阮攏十幾歲的彼段少年囡仔時代。

自細漢,我就定定綴阮三个兄哥 peh 彼欉 niá-puat-á 樹。niá-puat-á 的樹身、枝骨攏無偌粗大,毋過柴質足 tīng。阮兄弟仔不時攏嘛兩三个人同時 peh 佇樹仔頂咧耍。因為樹身有較金滑,有時若是無細膩,跤滑抑是手脫,就有可能會對樹仔頂跋落來。摖破皮抑是頓尻川這款小傷,加減攏會;毋過阮自細漢就 peh 慣勢矣,嘛毋捌發生過啥物較嚴重的意外。

若和真濟別種樹仔比起來, niá-puat-á 的枝葉 lang-lang-a, 無算 ām;

栽這種樹仔,應該毋是為著欲遮蔭。阮阿爸講,主要的目的,是欲予厝後圍牆內彼个所在,看起來較有成一个後壁埕;嘛順紲有家己種的 niá-puat-á 通食。對阮兄弟仔來講,peh 樹欉 tshit- 退,是另外一種好耍的運動。

早期的臺灣土 puat-á,一粒差不多兩寸大;皮青青,koh 帶小可仔黃 黃。有夠熟的,食著脆脆 phò-phò;若大猶未夠在就挽來食,就會酸酸澀澀, 較歹食。阮阿母講,若是等較黃、較軟才挽,就會 koh 愈甜、愈好食。毋 過,阮這幾个兄弟仔,無人愛食軟的,甚至因為相爭挽,攏等 bē 到熟就 先挽落來食,所以不時攏嘛食著酸澀、歹食的。

這項因為相爭挽,致使逐ê 攏食 bē 著好食 puat-á 的困擾, 佇阮兄弟仔中間, bat 引起一件小小, 毋過影響足重大的風波。

有一年熱天,阮的 niá-puat-á 又 koh 開始咧結子矣。阮兄弟仔,尤其是二兄、三兄佮我,嘛準備欲 koh 展輕功,peh 樹欉,通挽新出的 niá-puat-á 來食。二兄想起阿母的話,就招阮這兩个小弟來參詳。伊想著一步好主張,就是製作吊牌,平均分配,各人做記號了後,家己揣佮意的 niá-puat-á 囝,共吊牌掛咧,彼粒就算完成預約,別人就攏袂使 koh 數想矣。按呢,各人家已決定啥物時陣欲挽,就會當避免 koh 食著無夠熟,酸澀味的 niá-puat-á 矣。三兄呵咾講這步真讚,伊按算欲選幾粒仔較媠的青林菝,共吊牌掛咧,等較黃、較軟才挽,試看阿母講的軟 puat-á,到底敢有影較好食無?

就按呢,對隔轉日開始,阮的 niá-puat-á 就誠實出現真濟無全記號的 柴牌仔,分別掛佇一寡幼 puat-á 的頂頭。

我選來掛吊牌的青 puat-á,大部分攏是中範中範,咧欲熟的;想講大概免 koh 偌久,就會當較大粒通來挽。掛好勢了後,每隔兩三日仔,我就會 peh 上樹欉去巡巡看看咧。看著我的 niá-puat-á 囝,一日一日慢慢仔咧大,心內就會足期待。另外,我 koh 佇吊牌頂用筆加做記號:這粒第一名,後禮拜就會使先食;彼粒第二名,大概 koh 慢三四日......。我已經拍算好勢,今年熱天一定會當好好仔 peh 樹欉,食好食 puat-á,免驚 koh 「相爭食無份」矣。

頭一禮拜過了,我彼粒第一名的 niá-puat-á,就誠實已經青黃青黃, 媠 koh 大粒矣。我真歡喜,就隨 peh 上樹欉共挽落來,清彩用手共拭拭 咧,坐踮樹身的橫枝,就開始食起來矣。彼粒 niá-puat-á 的口味真脆、真 phò, koh 有淡薄仔甜分,比阮以前攏相爭咧挽的毋成 puat-á 好食齊咧啊。想著這,我就足佩服, koh 足感謝阮二兄。若毋是伊發明這項掛牌仔的撇步,阮欲哪有 tsiah-nī 熟, koh tsiah-nī 大粒的 niá-puat-á 通食?

過四五日後,我 koh 去巡我遐的 niá-puat-á。這擺較無滿意的是,彼粒「第二名」若像攏無啥會大,顛倒是原本排第三名的大著有較緊,已經強強欲逐過第二名矣。我 bat 聽大人講過「五枝指頭仔伸出來都無平長」,就親像阮三兄,現現都足足加我兩歲,毋過到今猶 koh 比我較矮。我想講niá-puat-á 的成長,可能嘛親像這款道理?就無 koh 感覺有啥物奇怪矣。

彼个禮拜日,我早早共作業寫了,就綴阿母去店裡 tshit- 迌。拄好有人載一車甘蔗來菜市仔口咧喝,阿爸嘛 tshuā 我去和人喝三枝甘蔗轉來。 阮現削一枝,店裡的人公家食;賭的兩枝,阿母就叫我夯轉去分厝裡的人 食。想 bē 到拄轉去到厝,就發現著一件予我足著驚,koh 強強欲毋敢相 信的代誌。

我看著二兄坐佇後壁埕的樹欉頂,那唱歌,那咧食 puat-á;伊另外一肢手,koh 有提兩塊若像吊牌的物件。我一咧斟酌看,我彼兩粒「第二名」 俗「第三名」的菝仔俗吊牌咧?哪會攏無去矣?二兄無看著我,伊猶 koh 那食那相,另外就近 koh 揣著兩粒較細粒的 niá-puat-á 囝,就共彼兩塊吊 牌掛起去。

原來,我掛吊牌預約的 niá-puat-á,一直攏等 bē 到大粒通挽,就是這个原因;偷食我的 niá-puat 的兇手,竟然就是設計吊牌,阮所呵咾兼佩服的二兄。伊大概想講,有揣著大粒 puat-á,就先食先贏,吊牌 koh 另外揣邊仔較細粒的共掛咧就好矣。橫直小弟細漢戆戆,應該感覺 bē 出來;哪知影代誌會雄雄出破?我實在足無願意相信,毋過,現現都拄才親目睭看著伊,那唱歌那食我的 puat-á,這敢猶會是假的?我足失望,嘛感覺委屈,煞愣愣待佇 niá-puat-á 跤,一時毋知欲按怎才好?

二兄準備欲 peh 落樹欉的時,越頭雄雄看著我;伊嘛著一驚,規个人嘛愣去。過兩三秒了後,伊跳落塗跤,笑笑仔行倚來叫我。毋過我無插伊,越咧就做我走。

我走離開阮兜,走足緊足緊,一直走去到路尾,陸橋跤的鐵枝路邊。 遐有一條圳溝,是阮附近的囡仔定定去耍水、用畚箕掠大肚魚仔的所在。 我褪赤跤坐踮圳溝邊抐水,koh 用淺拖圍起來 hôo 大肚魚;明知影按呢, 根本都無可能掠會著魚仔。我只是想欲共拄才,二兄偷挽 niá-puát-á 的代誌,放予袂記得。就按呢,連中畫頓嘛無轉去食。到彼下晡兩三點,三兄來圳溝邊揣我,紮一粒粽,講是二兄欲予我食的。我本來猶咧受氣,無應食伊的粽,毋過腹肚實在太枵咧,就只好大大喙,共規粒粽攏食了了。

彼暗,二兄雖然攏無 koh 講啥,毋過食暗飽,伊有提幾若粒糖含仔出來,分我和三兄食。我知影伊按呢做,就是表示歹勢的意思。我那哺糖含仔,喙裡含著甜,就無 koh 再受氣矣。

經過這件相爭、偷挽 niá-puat-á 的代誌了後,二兄有連紲幾若日,攏無 koh 再 peh 上 niá-puat-á 欉。看伊按呢,我嘛感覺歹勢,就家已挽幾粒仔已經較大、較熟的 niá-puat-á,主動送伊食。二兄和我小小的 niá-puat-á 風波,就按呢,一切攏化解,無事矣。

過無幾日,二兄雄雄 koh 來共我講,伊又 koh 想著一个好辦法矣;講這擺若是成功,以後阮兜就會有愈濟 niá-puat-á 通食。二兄是阮兜這陣因 仔內面,齣頭上濟的。這回,我嘛是 koh 和往過相全,繼續期待,看伊會 koh 變出啥物新花樣出來。

二兄揣著一个銅管仔,用一枝長長的掃帚柄縛咧,招我去厝後便所邊的屎礐仔口,講欲舀肥,沃 niá-puat-á。我著一驚,笑甲足大聲。伊講這是佇草地有咧作穑的同學教的,老師嘛講果子著愛沃肥,才會 gâu 大。 koh 講厝裡這樣 niá-puat-á,就是攏毋 bat 咧壅肥,才會無夠通食。二兄誠實掀開屎礐仔蓋;我鼻著臭味,趕緊共鼻仔 tēnn 咧,走 kah 遠遠遠。二兄只好家己動手,舀肥去 niá-puat-á 跤沃;相連紲沃五六管原味的水肥,才滿意停手。煞落去,就看 niá-puat-á,到底會生出偌濟、偌婧的 niá-puat-á 通予阮挽矣?

一禮拜後,樹欉猶無啥動靜,毋過,有一部分樹葉仔已經漸漸咧反黃。 二兄講,可能是開始咧轉大人矣,咱 koh 共等看覓咧。

第兩禮拜,黃葉仔愈來愈濟;有的甚至攏焦去,lian去,落落來佇塗跤。

第三禮拜過了,連 niá-puat-á 嘛開始咧落矣;包括真濟吊牌,不管編第幾號,

攏做伙落落佇樹跤。

二兄足緊張,伊koh問同學佮老師,才知影伊壅肥的方法根本都毋著。

無經過發酵、漚肥的屎尿,根本都毋是肥;直接舀來沃 niá-puat-á,莫怪 規橫鹹一下半小死。

阿爸並無受氣,講若欲 koh 種新欉,會使 koh 去橋仔頭共舅公討栽仔。 一陣雨,連紲落三四日, niá-puàt-á 有幾个所在 koh 發出新 ínn,若像 koh 欲活起來矣。二兄講,這樣 niá-puàt-á 已經佇咱兜十外冬矣,只要若 猶活咧,準做攏無 niá-puàt-á 通食,咱嘛是共伊留咧做伴較好啦。

就按呢, 阮的 niá-puat-á 就一直攏 lian-lian 焦焦, 雖罔攏無 koh 生新的 niá-puat, 彼幾年, 阮兄弟仔嘛猶不時攏佇樹欉 peh 起 peh 落 咧 tshit- 退。

一直到 tsit-má,兄弟姊妹大漢,各人攏嫁娶矣,彼間舊厝嘛賣人矣。 niá-puat-á 若剉掉,阮這幾个兄弟仔的少年囡仔往事,尤其是 peh 樹欉, 挽 niá-puat-á 的感情記持,毋知敢會像 niá-puat-á 按呢,嘛綴咧消失,無 去矣?

作者註

1保險絲。

作者感言



蘇世雄 臺語支援教師

臺灣自1895年以來,分別遭受2个外來政權ê語言侵略,強制推行單一ê殖民「國語」政策。致使臺灣本土語言,包括南島語、臺語、客語,攏受著嚴重ê壓制佮傷害,甚至已經部分滅亡。

2001年起,臺灣恢復佇全國各小學實施母語教學。雖然1禮拜 kan-na 上1節課 niā-niā, 毋過已經足有意義,算是值得呵咾 ê 好開始。

2008年,教育部以官方ê立場,首先開辦臺灣母語文學獎徵文 比賽;對臺灣母語佮文學,是1个真大的鼓勵。為著表示支持,我每 1 屆攏以實際行動,寫作參賽,嘛幸運攏有得獎。

毋過,這个拄開始掖種,期待欲好好發芽、長大ê文學獎,煞對隔轉年2009開始,顛倒縮小跤步,改做每2年才舉辦1擺。

臺灣母語長期受外來「國語」ê侵略、打壓,已經拋荒超過100 冬矣。Tsit-má 才重新欲辦理文學獎,短期間內,稿源當然會較少。 也就是因為按呢,才愈需要由政府帶動,投入充足ê資源,積極、全 面推揀。按呢,慢慢才會當看著成果。若2年才舉辦1擺全國性ê母 語文學獎,這个冷灶,欲按怎熱會起——來?

向望、拜託教育部,趕緊改變策略,共這个臺灣母語文學獎,恢 復上少1年舉辦1擺。同時大量增加獎項名額俗獎金。用積極鼓勵ê 方式,才會當有效提昇全民學習、寫作母語文學ê風氣。

另外,國小、國中甚至高中、大學,若會當全面加強母語教學, 自然嘛會當促進母語寫作人口ê增加。

臺灣母語俗文學長期失照顧,營養不良;需要教育部大力搶救。 擴大辦理母語文學獎,是上經濟 koh 有效 ê 具體策略。期待真緊就會 當看著教育部 ê 新行動;感恩。